

在场观察:
新时代文学的
“新”与“文”



疫情期间蜗居在家,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倒是重新燃起了下围棋的热情。在足不出户的那一两个月,酷爱围棋的吴玄在微信上建了一个小范围的棋手群,也邀我参与其中,在手机上对弈,没有时间限制,又都是文学界熟悉的棋友,可以在群里分享实时棋局,下完还可以在群里复盘讨论,很是热闹。并且,因为现在围棋AI的普及,即便是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借助AI自我复盘也变得非常方便和清晰,能感受到自己棋艺的点滴进步,久而久之,对于人工智能似乎多了一丝亲切感,再反观文学批评界这几年对于人工智能写作的热烈讨论,却又生出几许奇怪的况味。

我记得围棋人机对弈的软件,大概20多年前就有了,但那时候围棋软件的棋力大概还不到业余初段,所以围棋界对于围棋AI的态度最初都是不屑一顾的。阿尔法围棋先后战胜李世石和柯洁,乃至随后谷歌开放源代码之后造成的围棋AI的普及,引发了一场棋界大革命,现如今类似绝艺和星阵这样的高水平围棋AI都可以让顶尖棋手二子。但奇妙的是,围棋作为一门技艺却并没有如之前人们想象的那样走向衰落,相反,衰落的只是旧的定式和思路,而新的着法又日新月异地产生着,几乎所有棋手都采用AI作为训练工具,所有讲棋者也都会用AI作为衡量标准。在过去,对于围棋某个局部的优劣判断可能会取决于某些棋手的名声,更多时候只是一种感觉,但现在,围棋AI可以很精确地给出每一步的胜率,这很大程度上促使棋手从对权威的迷信中摆脱出来,去更好地接近棋道本身。日本棋圣藤泽秀行曾有名言:“棋道一百,我只知七。”这句话在围棋AI时代复活,围棋AI和棋手之间并不是一个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合作,棋手们都认识到AI只是人类追求道和艺的一个最新工具,或者说,AI是和人类一同追求。

从轻蔑到尊重,棋界对于AI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并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前倨后恭,因为其背后遵循的一直是同一个原则。围棋归根结底是一个胜负的技艺,在AI完全赢不了人类棋手的情况下,轻蔑和不屑一顾是一种正常的态度,同样,在AI完胜人类棋手的情况下,尊重和向

(上接第1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同他的性格一样,诚恳而率真,严谨而热忱,明亮而乐观,有着蓬勃的生命张力。他把百态生活、人性之美与人类之爱,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入自己的作品中。激情四溢地歌颂人民、赞美劳动、书写时代,是李迪一以贯之的文学品格。

“这个从北京来的李老师,没什么派头,和老百姓说话,就是很和蔼可亲的那种感觉。他很能说,很能聊,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话说,就是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十八洞村村民杨远青告诉记者,他对于这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李老师”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可以说是所有村民对李迪的共同印象。当时花垣县和村里的扶贫工作人员已经事先准备了一份采访名单,但李迪在真正进入对十八洞村村民的具体采访以后,才发现许多村民并不愿谈,必须根据情况随时调整采访的对象和问题。他要求住在村口一家民宿中,通过晚餐时的攀谈,李迪发现客栈老板原来曾在外地打工,后来回村开办民宿,而这种脱贫致富的方式在十八洞村成为一种典型。毫无疑问,客栈的老板和老板娘就成了李迪进村以后的第一对采访对象。

为了更好地贴近村民的生活,李迪顾不上休息,反复上门寻访,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十八洞村村主任隆吉龙告诉记者,李迪曾经两次去一个村民家中都未能见到受访者,为了完成采访,李迪耐心地在村民家中一直等到夜深。他曾帮助一家饭店的老板一起准备饭菜,打下手,陪同路口摆摊的村民一起吃吃喝喝,甚至与在田间地头的农民一起干农活。只要知道村民有时间接受采访,无论对方在赶集、种地还是摆摊,他都毫无怨言、风雨无阻地赶过去。由于十八洞村的居民大部分是讲苗语的苗族人,寻访对象中年龄较大的一辈人甚至不会讲汉语,因此在采访高龄村民的时候,还需要寻找当地的年轻人、扶贫工作者或村干部作为翻译,这为沟通和后续采访资料的整理都增添了难度。但李迪跟每一位聊天的村民都添加了微信好友,每日白天采访,晚上整理材料并进行创作,写完关于他们的事迹以后,就第一时间把故事发给主人公们去求证。

陪同采访的隆吉龙感叹道:“李老师能到我们这个贫困偏远的苗寨来,很耐心、用心、细心地把我们十八洞村的这些故事一个一个地挖掘出来,整理出来。他的文章有着朴实的语言、真实的情感,让每一个读到的村民都非常感动。”作家李迪始终尊重这些普普通通的采访对象,尽力设身处地去了解他们的疾苦、理解他们的生活。在客栈老板杨正邦的印象中,李迪是一位很亲切、很慈祥的人,“住在我家的那段日子里,李老师绝没有什么大作家的架子,和大家相处得很融洽”。在这些普通村民的印象中,“李老师”的采访都是从“拉家常”开始,尽管在十八洞村采访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和当地的很多村民都成了好朋友。在十八洞村人看来,他们都只是跟作家朋友说了自己经历过的事,那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生活。

李迪的好友、作家高洪波曾为他赋诗二首作为鼓励:“迪兄深扎湘西村,村名十八最喜人。有洞无洞世间事,最难作家写扶贫。”“十八个神仙十八洞村,十八位罗汉说脱贫。十八家故事真生动,湘西父

AI学习也是任何职业棋手的基本素养。因为最终,棋手向AI学习的不是什么科学技术,而是棋道本身。

反观微软小冰。出版了诗集的微软小冰让很多不写作的人迷惑不安,但认真的写作者应当把小冰写的诗就当做一个正常的文本来审视,像读任何一本或好或坏的诗集一样,我相信那些职业棋手在面对围棋AI时也是如此,我们面对的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高科技或所谓的时代潮流,而始终是我们熟悉并赖以生的那一门技艺。我们先假设小冰以后可以写得很好,但人类社会是否曾经因为某一位强力诗人的出现就放弃诗歌呢?从来没有。相反,每一位强力诗人都极大地更新和推动了现有的诗歌,甚至改动了整个传统。如果有一天机器写作达到了某种类似阿尔法围棋的突破,那只能说是一件文学的幸事。

更何况,相对于围棋因为计算量巨大而导致的超出人类心智极限的复杂,诗乃至文学写作呈现的则是一种人类心智本身的复杂。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一直有强AI和弱AI的争论,即AI到底是一种统摄一切的心灵还是一种只能应用在特定领域的工具。围棋AI显然属于弱AI,它只能做某一件特定的事,但可以做得非常好,但写作AI如果要真正令写作者尊重,它就必须成为一种自足的心灵,也就是强AI(我们这里不讨论那些公式式写作)。然而问题在于,目前的人工智能发展虽然突飞猛进,但基本都在弱AI领域,在强AI领域基本还处于婴儿般的状况,这一点,如果大家看过特德·姜的《软件体的生命周期》,就会有非常真切地感知。因为复杂心智不可能通过自动训练产生,它需要经受其他心智的教育,复杂心智需要在与其他复杂心智的环境关系中慢慢生成。而就目前的微软小冰而言,其训练写作的方法据称是对500多位现代诗人的诗作正读、倒读各一万遍,用层次递归神经网络,通过阅读来获得语言的表达能力。所谓“层次递归神经网络”,看起来很高级,但在强AI领域大概只能算作一种非常粗陋的算法,它一方面离复杂心智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同时,其对于诗的生成机制的认知也流于表面。不客气地说,微软小冰的研发者是既无力探索强AI,又不懂

老谢恩人。”李迪热爱自己采访过的每一个人物,善于从百姓的生活百态中寻找人性之美,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为他们树碑立传,刻画出新时代新人的风采。

全身心投入,对写作精益求精

“李老师,您为了我们村的每一个故事费尽心思,带病工作,我对您的这种写作精神由衷敬佩,再次说一声您辛苦了,感谢您对我们十八洞村的辛勤付出,感恩并荣幸认识您。”当隆吉龙得知李迪身陷病榻时,为作家写下了这样情真意切的留言。2019年11月末,李迪已经完成湘西十八洞村的深入生活采访工作,并对于后续要完成的故事有了把握。因为此次采访的对象包括扶贫工作队长龙秀林,十八洞村村主任隆吉龙、村支书龙书伍,十八洞小学教师蒲力海,两家饭店的老板龙拔二大妈、金娣,村民龙先兰、杨超文等18位村民,因此李迪将文稿的题目定为《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采访期间正值秋冬之际,湘西南丘陵山区气候湿冷,李迪每日爬山串寨,致使腰部受寒水肿,诱发旧疾,疼痛难忍。但他却硬扛着,没有告知当时的陪同人员和受访村民,仍坚持超负荷完成了采访任务。“李老师,您辛苦了!”是很多受访村民想对他说的话。

回到北京后,李迪立即到医院拍片确定病情,并遵医嘱服药,卧床静养两月有余,无法行走,无法坐立。去年12月上旬,李迪因经受风寒和过度劳累而感冒发烧,在病床上的他却始终惦记着自己的写作,仍然在脑海中构思着十八洞村的故事,惦记着十八洞村的百姓。写作期间,他给一位好友发去当时拍摄的村里学校的视频,说自己一边拍一边流泪,感叹只有一位老师的学校应该投入得更多一些。

“李老师是写故事的高手,但高手凭借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这样兢兢业业走出来、访出来的。在他的故事里,人物的语言原汁原味、生动鲜活,有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湖南省作协创联部的贺秋菊曾陪同李迪在十八洞村采访,读过李迪的很多作品,从内心敬佩这位“一句话点铁成金”的故事高手。读着李迪抱病写出的十八洞村的故事,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细节勾起了她陪同采访时穿梭行走的难忘回忆,贺秋菊感慨万千:“我相信读到这些扑面而来的故事,人们的掌声一定会如扶贫队长所说,‘像春天的雷’。”

今年3月底,李迪的病情刚有好转,立即着手创作十八洞村的报告文学作品,计划写关于18个人物的18篇故事。在卧床养病的这段时间内,他持续创作,从4月23日开始在《文学报》《文艺报》《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先后发表了《黄桃金灿灿》《就是悬崖我也要跳》《腾飞的十八洞村》《让我在山上把眼泪哭干》,这些鲜活如影像的脱贫攻坚故事,感染了众多读者。

据帮助李迪进行书稿审校对的群众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国强回忆,从3月30日到5月25日,李迪完全是拖着病体,甚至是在手术前的病床上非常艰难地完成了《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故事的第一篇完成于4月4日,在完成第四篇以后,李迪基本上已经没有力气在写完以后再细读修改了一遍。最后的

诗。因此,就算某一次小冰写出了一首非常好的诗,那它也依旧无法摆脱弱AI的属性,正如在打字机上碰巧打出莎士比亚诗句的猴子也还是普通的猴子,这只猴子并不因此就突变成一个新的物种。

除了微软小冰,另外一些打着人工智能旗号的文学AI,更几近荒唐。譬如某款文学AI,声称可以通过统计获奖小说中的高频词汇和情节起伏曲线来帮助人们理解和判断小说乃至未来小说的潮流,我只能说,这是已经接近人工智能障的行为了。

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文学科从业者而言,写作AI和文学AI所运用到的人工智能都是一个黑箱,我们并不知道它内部系统工作的具体细节,只是通过它外部的输入输出与我们熟悉领域所产生的交集,来认识和理解它。这一点,其实和围棋职业选手面对围棋AI时的境况是有些相似的。因此,比较一下职业棋手和人文学科从业者面对AI的不同态度,会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

职业棋手和文学从业者对黑箱内部的无知是一致的,但职业棋手懂棋,他们可以通过比较自己走出的某手棋和围棋AI这个黑箱系统给出的另一种着法之间的差别,来具体分析其优劣得失。因此对于职业棋手来讲,围棋AI并不神秘,神秘的是围棋这门技艺本身的永无止境。而对于某些人文学者来讲,因为他们既对黑箱内部无知,又对文学写作一知半解,所以对他们来讲,写作AI就成为一个神秘莫测的整体。他们无法进入其内部,也无法在其外围分析探索,他们将黑箱内部的无知和对黑箱外部关系的无知混为一谈,最终,这个神秘的黑箱在他们这里就转化成某种概念和词语上的黑话,以昏昏使人昏昏,一时间,至少在文学批评界,不少科盲以谈论“人工智能”这个名词为时尚,人工智能俨然成为新时代的“赛先生”,成为获取课题经费的新法宝。我有一次参加某个会议,某位文学系的人工智能学者发言前拿出一个沙漏,做出精确控制时间状,这位老兄非常诚挚,其发言的主旨是,人工智能领域是一个新的人文学科生长点,此处人傻钱多,速来。

在法国科学家瑟格·阿比特博和吉尔·多维

五篇故事是在速记员小王的帮助下,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成文稿,经由李国强编改以后再交付李迪审核。5月27日,李国强最后一次与李迪联络,那时他已经住院一周多,还没有动手术,在电话中听他的声音还十分洪亮,很有底气。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告诉记者,李迪年前去十八洞村采访的时候,经过长沙但不能停留,因此非常遗憾未能同他见上一面。得知他因山区湿冷,回到北京就病倒了以后,由于疫情,自己也没能进京探望他,但李迪却发来语音微信,说他已在病床上写完了《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并没有耽搁中国作协交给的任务。王跃文非常感慨地说:“想起多年前,我同先生在唐山相遇。晚饭后散步,先生捡回一只瘦小的流浪猫,采风期间天天带着,最后带回了北京。先生说 he 收养了十几只小狗小猫,有一次还带着这些小动物去了云南。先生是极温暖、极柔软的。”住院期间,李迪还曾通过微信的视频聊天功能,借由村主任的手机,在病床上与十八洞村的受访村民们视频谈心,进一步丰富、完善及核实有关的访谈素材,在严重的病情中,依然保持着对写作的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在李迪的笔下,我们能够读到深植在十八洞村贫困深处的历史记忆,能够看到村民们逃离偏僻落后山村外出打工的坎坷经历,这些饱蘸感情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路走来的十八洞村人艰辛的脱贫致富之路。

5月中旬,正当李迪准备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参加中国作协召开的扶贫攻坚研讨会,计划与其他24位作家进行线上与线下的交流的时候,他再次住进医院。他盼望能在医生的帮助下尽早康复,尽快恢复写作,没想到,却再也未能走出医院,回到他热爱的生活中来。

在手术前一天晚上,李迪给好朋友李培禹打来电话,却几乎说不出话来。李培禹大声转达好朋友的惦念:“你不能说话就不说吧,你想想的我们都知道了。等你康复、痊愈了,我一定和你重返湘西十八洞村,去看看你笔下的乡亲们……”大家满心盼望李迪好起来,却等来了他去世的消息。李培禹和十几位李迪的作家好友,和着泪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了讣告:“李迪始终奔赴一线深入生活采访,积劳成疾,最后一次采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他像战士一样倒在了他毕生书写的真情文章案前。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倾情采写的反映农村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永和人家的故事》和《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两本新书付梓出版,成为他留给深爱着他的读者最后的奉献……”作为《北京日报》的铁杆作者,李迪给过李培禹很多好评,李培禹也陪着李迪去过很多采风现场,他难以忘记一幕幕采风的情景,比如采访沙漠油田时,李迪给沙漠里的一条小狗扛了整整一箱火腿肠……

温暖、乐观、真诚的作家李迪,总有着写不完、说不尽的故事,始终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热火,用自己的能量照亮着身边的人。正当我们聆听着故事,簇拥着着火,感受着他的温暖的时候,这团热火却悄然褪去了往日的神采与光芒。“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斯人已逝,生者长思,作家李迪的精神与创作实践将永远被读者铭记。回顾他的人生与创作,也必将激励当代作家继续写好新时代和人民的动人篇章。

人工智能与文学批评

□张定浩



张定浩

“复杂心智不可能通过自动训练产生,它需要经受其他心智的教育,复杂心智需要在与其他复杂心智的关系中慢慢生成。而就目前的微软小冰而言,它一方面离复杂心智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同时,其对于诗的生成机制的认知也流于表面。因此,就算某一次小冰写出了一首非常好的诗,那它也依旧无法摆脱弱AI的属性,正如在打字机上碰巧打出莎士比亚诗句的猴子也还是普通的猴子,这只猴子并不因此就突变成一个新的物种。”

克合著的《算法小时代》一书中,作者举过一个学生参与编程的例子,“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问这些学生,他们编写的程序是否智能,他们总是会回答,程序并不智能。一旦学生自己参与编程了,便不再认为这些程序有丝毫的智能。事实上,人们认为一个程序智能与否,似乎取决于他们知不知道程序如何工作”。

科学研究的实质就是不断粉碎一些从外部模糊感知到的大而化之的概念,在具体细化的分类范畴中一点一点推进,去探索那一个个未知的黑箱。但文学批评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不可能知晓一切,对陌生领域的无知并不丢人,但我们依旧可以谈论一切,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

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认识自己,以及自己所熟悉的领域。



宁夏举办李进祥作品研讨会

本报讯 6月15日,由中国作协创联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联合主办的李进祥作品研讨会在宁夏同心县举行。宁夏文联副主席雷忠、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以及20余位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

与会作家评论家从不同视角对李进祥的作品进行评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大家认为,李进祥的作品大盈若冲,成熟、丰富而深刻,充满对现实和历史的观照。他的作品跳出城乡对立的二元模式,对当下城镇化发展的新经验和意义进行了全面呈现。作为

一位深度勘探人类灵魂世界的作家,李进祥书写的对象不仅包括清水河畔的芸芸众生,也容纳了广阔都市人群的百态生命。他既着眼于一个民族的世情历史的呈现,也传达出多元文化时代人类灵魂世界所遭遇的命定疑难,从而指出个体民族与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精神困境。他常常以一种悲悯之心观照笔下的人物,也常常热心地帮助身边的文学新人。在这其中,蕴含的是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爱。

(宁讯)

浙江举办运河之岸读诗会

本报讯 6月20日,由湖州市文联、浙江传媒学院沈苇工作室主办,湖州市南浔区作协协办的“运河之岸读诗会”在湖州练市镇举行。沈苇、沈宝山、箫凤、李浔、沈健、屠国平、卢萍等30多位诗人、作家参加活动,共同分享关于运河和水乡的诗篇。

主办方编印了以“水”为主题的诗集《运河之岸》。诗人们在朗诵会上朗诵诗集中的篇目或自己的新作,并分享关于运河、江南题材诗歌写作的看法。大家

谈到,京杭大运河是水脉,也是史脉、文脉,人民在两岸劳作,居住,生生不息。大运河穿过江南大地,哺育了两岸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诗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土地和水源的养育,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写出新的诗篇。物质的运河是开挖出来的,诗歌的运河也是一代代开挖出来的。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强化自己的使命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更多具有时代感的诗歌佳作。

(欣闻)

《中国女诗人诗选2019年卷》出版

本报讯 由施施然主编的《中国女诗人诗选2019年卷》日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收录了100位女诗人的作品。其中,既有翟永明、李琦、荣荣、娜夜等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坛宿将,也有玉珍、罗曼、康雪等诗歌新锐。从入选诗人阵容来看,“70后”“80后”写作者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成为了女性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

(欣闻)

刘传坤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飞天杂志社编辑部原编审刘传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6月22日在兰州逝世,享年93岁。

刘传坤,笔名刘驰,中共党员。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参与编选多套文学作品选集。